

師教新 會社新

2

社 版 出 民 人

新社會的新教師

——陶端予的教育方法

2

人民叢刊

人民出版發行

新社會的新師

——陶端予的教育方法——

人民日報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定價
二角五分

陶端予著
齊民人出版
全國各大書店

著者
編者
發行處
經售處

在建立新中國的事業中，發展教育，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是基層教育，需要無數勇敢熱情而且能夠吃苦，有獻身精神的青年到農村中，到人民中去當兒童的教師，我們知道，有許多這樣的青年已經這樣做，或準備這樣做。但是到底應該如何做，才能使得自己的教育工作對兒童有益處，對人民有益處，受兒童與社會的歡迎呢？尤其是到農村去做小學教師的當為此而苦悶，或由於勞而無功，以致知難而退。現在我們在這本小書裏介紹一個在陝甘甯邊區的模範教師——陶端予。我們相信，她的獻身兒童教育，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定可以使千萬萬正在從事或準備從事這個工作的人得到無限的激勵，而她的如何從事教育工作的方法更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在她的一個人的工作中也就反映了在陝甘甯邊區和一個戰後抗日根據地中的新的教育事業。本書附錄二篇是延安報紙上的社論，很扼要地批評了舊的教育並提出如何建立新教育的主張。雖然主要的是論到在戰爭時期的根據地教育，但是到了和平時期，在全國範圍內的教育事業應如何進

行，相信從這裏也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啓示的。我們謹以此書獻給全國的教育家和教師，
共同來爲創造新中國的人民的民主的新教育而努力。

——編者 十月九日

目錄

緒言

陶端予是誰？……………羅 烽（一）

我怎樣辦楊家灣小學……………陶端予（一五）

附錄：

打碎舊的一齣……………延安解放日報（五〇）

根據地教育的改造問題……………延安解放日報（五七）

陶端予是誰？

羅 烽

——一個模範的小學教師

陶端予原是在北方的一個大城市裏長大的女孩子。城市的生活，城市的教育，把她培養成眼睛向上，幻想很多。她喜歡音樂，抑揚鏗渺的聲音可以陶醉她的心扉；她喜歡歌和舞，也許她也有成就中國鄧肯的願望。她拉着提琴，但她未曾想過那樂器的構成是怎樣經過勞動者的手；那弦，那琴體都沾染過礦工、伐木工以及五金工人的血汗和眼淚。她享受的是草包大米，火磨洋麵，絲綢服裝，她也同樣不知道它們的痛苦來源，甚至把稻、麥、桑、繭陳列在她的眼前，她會憑着她的聰明，猜錯它們的種類的。城市 and 優裕的出身的陶端予，完全被封鎖在勞動常識、勞動觀念、和饑寒、飢餓的外邊了。

當她離開她的環境以後，第一次遇到只聞其名未見其面的、但比中國人口不知多幾多倍的、而且有歷史以來就寄生在老百姓的身上、叫蟲的動物時，她感到新奇。那能算是新奇的事嗎？

民族革命戰爭把陶端子帶進抗聯民族革命戰爭主力的隊伍——八路軍來了。她開始完全陌生的，沒有鋼琴聲，也沒有貝多芬英雄主義交響曲，而是窮苦農村中，穿着灰色軍裝，吃着小米，和其他的同志同樣地過着艱苦的戰鬥生活。但是她並未認識自己的工作目的，還是爲了解放中國勞苦大眾。如果說她有這樣的目的，那她是以天使自居，懷着崇高和悲憫來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們。更切實些說，也許她負荷了以藝術來改造世界的責任，因爲她也記牢了適合自己所愛好的事業的一句名言：斯大林同志所講的：「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技師」。

陶端子雖然在整頓三風以前業已受了將近四年的革命薰陶，可是她的靈魂也還需要一個技師改造。這改造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先把她從天上回到地下來，然後再使她轉過頭去，回顧自己所走的一段路程，那段路程是多末近乎直線的愚蠢。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陶端子逐漸向地面下降，成爲地球上的人了。而且同時她

懂得了怎樣行進在地球上，懂得了用什麼樣的姿態才能達到革命的任務。就是說她改造了。但是這個靈魂技師並不是什麼藝術家，而是「整頓三風」的創造者。行者——毛澤東，誰都知道他是一個政治家呢。

大約從去年四月以後，那些曾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便很少看到她的影子了，有的說陶端予到鄉下當小學教員去了，有的何志却不太相信這個消息，這是根據她曾向人表示過：她是輕視當「孩子王」的。而且誰都清楚陶端予是個熱愛藝術的姑娘，不是什麼教育家，也從來沒有管理過一個孩子，那是多麼不合乎要求呵。然而儘管這一切都是事實，陶端予分派到延安市北郊鄉楊家灣當小學教員却也是事實。

對於這個新的事業她是沒有什麼信心的，她祇有這樣一個決心：「準備兩年的失敗經驗」。

二

自從北郊鄉楊家灣村民提議自己籌辦一所小學開始，陶端予就出現在延河之濱的楊家灣村了。她攜帶的不是教育計劃，也不是教材課本，她攜帶的是處理紛爭的工具和零

件。她接觸的不是教室，也不是學生娃娃，而是村裏紡紗的婦女，學生家長，和鄉下的幹部。她談的不是『一生』與教育結合起來』陝甘邊區新的教育方針，而是向他們談生產、做家常，和從側面探詢對於辦學、教學、教員等等的意見。她從這些談話中了解了羣衆的一般要求。羣衆要求什麼呢？

大娃娃的家長說：「……學生要頂用，管教不怕嚴，使他懂世理，孝敬老人，無論男子女子要養成個好勞動，唸書千萬課不得農事……」

小娃娃的家長說：「……碎娃娃調皮搗蛋哩，推上學校，交給教員結結實實地管他，也免得在屋裏礙手礙脚的……」

娃娃們也流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們聽村裏唸過私塾的大人們講過，從前當先生的是個大老爺，像陰天的臉子，彷彿一輩子都不能開眼睛。甯錯一個字要挨五手板，每個學生的手都變成發麵饅饅了。娃娃們堅決地表示：「爾刻（此刻）的先生若還像從前，甯肯蹲在窩裏挨爹娘的，誰敢上學！」

這些坦率的樸素的願望，給陶端予具體地提供了所謂教育方針的教學內容。但這不是個簡單輕鬆的內容：農業常識；農村生活的日常常識；管理兒童的常識……這一切

常識，陶端予都要從頭學起，並且從即辭起她就要担任一個必須適合羣衆要求的教員了，同時她又必須是個衆人家庭的保姆。

做爲共產黨黨員的陶端予，記牢了『爲羣衆服務』這句話。事實上她來到這新的工作崗位上也已履行了那句話，而且竟超過了教育和保姆的範圍；她充當校役，自己担水，自己燒飯；自勤地做了羣衆的醫生、護士和收生婆；她担任了鄉長的義務助理……勞力的部份在她並不感到困難，因爲她已經從思想上鍛鍊成爲『勞動人民的兒子』可以吃苦了；但是她的任務不僅僅『可以吃苦』就能夠完成的，主要的她還需要更多的知識；需要發揮智慧；需要創造辦法。對於校役，起初她曾憂慮過、躊躇過。她感到自己是貧乏的、空虛的，彷彿一個初出茅廬的後子，一下又陷入霧茫茫的羣山中，無從摸索出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怎樣解決這個困難呢？她想來想去只有再履行另一句話：『向羣衆學習』。

因此北郊鄉的農民們、鄉幹部都成爲她的先生，她很快就學會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以及農村家務知識，學會了鄉裏管理的知識。她也當了學生的先生，從娃娃們那裏學會了陝北的語言。她就再以學得的知識和語言，教育她的學生們。

她的教育方法不是填鴨式的。不是毫無計劃地一把抓。她能照顧到娃娃們的願望與思想動態，她更能照顧到在什麼時間、場合，抓緊機會來增長娃娃們的見識，加深學習的印象。

到割麥的時候，她就聯起這樣的句子教娃娃：『五月天，割麥忙，學生娃娃出書房。』四月是棉該下種了，她就聯起這樣的句子教娃娃：『四月裏來麥芽發，家家戶戶種棉花，溫水泡籽柴灰拌，向陽川地把種下。』

夏天她這樣教娃娃們歌頌變工鋤草：『七月裏向陽花開黃花，變工隊加油鋤莊稼，紡線織布把工換，欄牛還有小娃娃。』同時她聯成這樣的句子鼓勵勤勞：『地分上下中，勞動也不同，人要勤來地不懶，穀米滿囤好收成。』

政府發動種首宿了，她馬上又聯成這樣的句子，通過娃娃們向羣衆宣傳：『三伏蕎麥開紅花，綠豆地里帶芝蔴，多種首宿作草料，雜田也是好莊稼。』當延安市推行十一運動的時候，她給娃娃們聯了更多的句子，如像提倡條線的：『爸爸春天去開荒，夏天裏來鋤草忙，勤鋤草來多上糞，兩年打下三年糧。』如像提倡衛生的：『水井乾淨井水清，毛坑積肥又衛生，注意衛生少生病，財興人旺喜盈盈。』如像提倡識字的：『高家

二大張家嫂，打條求人到處找，決心識下一千字，不用人前表揚。『再如像提倡植樹的：『家有百棵桑，子子孫孫有衣裳，家有百棵楊，打柴不用把山上。』……』

陶端予能一面利用種種方法教育娃娃們，又能一面利用娃娃們回家去教育或勸負他們的家長。這之間，有的娃娃成了家庭衛生的檢查者；有的娃娃成了識字組的小先生。她自己也是引導學生走出學校圍牆、向社會、政府、家庭、勞動相結合的宣傳家和組織者。因此她幫助政府消滅了生長在農村中數千年的敵人：『文盲』和『疾病』，改變了楊家灣人民的生活、思想面貌，使楊家灣也成了衛生識字的模範村。

三

陶端予在楊家灣小學當了三個多月教員的時候，學生們都說她比剛來的時候面老多了。但娃娃們也都能體會她是如何面老的，因為他們三十幾個中的每一個都曾消耗過她的精力——由於她不怕麻煩，手握着娃娃們的手，一筆一劃地教寫字，一個字來翻起另一個字，而後變成一句話——一句充滿着教育意義的話，使娃娃們從文盲、愚昧的深淵中爬出來了；由於她不怕困難，用自己的手擦去娃娃們的鼻涕，拿掉娃娃們頭上或身上

的兒子，使娃娃們養成了清潔的習慣，由於她不怕降低教員的「身份」，甘當娃娃們的「姐姐」使娃娃們獲得了從自己母親那裏都找不到的溫暖。

起初，調皮學生的家長有這樣的議論：「陶教員什麼都好，只是太沒架子了，娃娃不怕她，難得管教好，」是的，陶端予的每一句話，每個舉動，沒有娃娃們害怕過，這是因為她沒有要使娃娃們懼怕的企圖。但這個「缺憾」是否像少數的家長所想的「難得管教好」呢？且看下面一個事實罷——

學校有個十一歲的學生名叫文富貴。在全鄉他算是數一數二的調皮鬼，同時也是個小二流子。在家裏罵爹娘，好吃懶動，每天夜裏翻床，常常用「不與你們爲子例」這句話威脅他的父母。在學校上課時畫花臉唱大戲，上發子，鑽桌子。寫下字，用手遮住，嘻皮笑臉地說：「陶姐姐你猜猜我寫的甚麼字」，下了課，常是脫掉褲子滿院「跳秧歌舞」，同學們都怕他，疎遠他，因為文富貴太不講道理，動不動就打就罵。家庭對於這孩子的前途早已失望了。但他們把自己兒子轉好的一線希望寄託在陶教員的身上，而且付予她打罵的權利。

陶端予的任務就是教育革命後代，改造革命後代的，她必須無條件接受人家的囑咐。

託，並要設法完成它。但陶端予並沒有施用體罰，甚至也沒有用苛毒的言語、傷害過那孩子的自尊，相反地她特別和文富貴建立親關係，特別疼愛他，使孤立的孩子在她身上感受到從來未曾嚐試過的和平與溫暖。就在同時她抓紧孩子的脆弱的心靈，進行思想解脫和醫療的工作。這一工作，有時是和她的父母共同配合着進行的。她的方法和目的，不是要使孩子盲目服從她以及父母的話，而且要使服從道理——也就是服從真理。

一天剛放過學，陶端予到文富貴家裏給他的母親治眼睛，並作「家庭勞動檢查」——這是她的工作一部份——正趕上文富貴的父親叫他去担水燒晚飯，文富貴黏黏有大眼睛，蹣起小尖嘴抗議父親的指使，於是陶端予把孩子拉過身邊來，溫和地問道：

「爲什麼不給家裏担水呢？」

「早晨担過一担，晚上又娶担，我爲甚一天要担兩担呢？我一天才喝幾碗……」

●文富貴看對方沒有能答覆了他的問題，以爲這回可是有理了，於是揚眉吐氣地跟着數員走進寒裏。文富貴的姐姐正蹲在灶前燒飯，陶端予又向他發問了：

「你姐姐一頓吃幾碗呢？」

「兩碗」文富貴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末姐姐爲什麼要做兩鍋呢？做出來的飯你不吃嗎？」

文富貴被這反問弄呆了。這個又調皮又聰明的孩子已經把担兩担水和做兩鍋飯對照起來，他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他不願意公開承認過錯，他只是用玩皮的微笑回答了對方。而陶端予沒有滿意他的表示，她緊緊地抓住孩子的弱點，給他更深的認識：

「你身上的衣服誰做的？」

「媽媽。」

「媽媽做好後穿過幾次呢？」

「一次也沒有。」

這回文富貴的頭漸漸地低下了，雖然他還免被用微笑掩蓋自己的羞慚，可是臉蛋上突然湧現的紅暈，早已暴露了他的心情。陶端予第一步的計劃成功了，他隨後又熱愛地扯着孩子的手走出窗外，給他講了些好後生和二流子的故事，而後警告他說：如果不乖好，將來就成了二流子，誰也瞧不起他。文富貴聽她的話感動了，當場絕然地說：

「陶姐姐，我要轉變！」

「真的嗎？我不信，你怎樣保證呢？」

於是文富貴立即訂出轉變計劃，如不轉變，情願接受先生的任何處罰。果然，第二天文富貴就成全校最守秩序的學生。別人下課他還在教室裏繼續學習。從此家庭勞動也大有進步了。但轉變不是直線的，過了一個月，文富貴又有點調皮了，這時候正值他要求做組長，陶端予爲了進一步鍛鍊這孩子，就叫他代理一個請假缺職的衛生委員，同時告他，他說，如果是選舉，衆人是不會選舉他的。當文富貴以衛生委員的身份發號令集合站隊的時候，娃娃們都學他從前調皮的花樣，故意爲難他，有的喊一聲：『報告，上廁所！』一躍而跑掉了；有的佯裝打架要他退來。『解。』娃娃們公開對他說：

『爾和我們都是調皮時候的文富貴了。』

文富貴忍不住要撒起野來；但他想自己是領導人，又怕受同學們的批評。最後還是賠笑去找陶姐姐，一見面劈頭就說：

『管理學生可真麻煩哩，調皮實在討厭！』

陶端予趁着這個機會再來勸導，要陶端予文富貴。從這次以後，他就逐漸進步了，終於成爲用功的學生，並且自願做小先生。

下面就是文富貴五月至八月間諺語和家庭勞動等等的具體材料：